

С П У Т Н И К

1990/1

伴侣

选译

无百万巨款的百万富翁
趣谈脚踏汽车
斯大林主义「纯正的里

654

3

世界知识出版社

《伴侣选译》简介

苏联文摘性刊物《伴侣》荟萃苏联中央与地方刊物的精华，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适宜于各种层次、各个行业的广大读者阅读，现以俄、英、法、德、西、捷、匈等多种文本在苏联国内外发行近百万份，受到广泛欢迎。

《伴侣选译》特选登其中为我国读者感兴趣的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章，并保持原杂志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图文并茂的特色。愿它能成为帮助中国各界读者了解苏联、扩大视野、丰富知识、陶冶情趣的忠实伴侣。



莫斯科河

温柔的季节

11.07.81 11.07.81
11.07.81

33.654
113

目 录

• 苏联各地 •	被遗忘的珍贵文化	6
• 改革之路 •	实行经济核算过程中的矛盾	24
	艺术的公开性时期	19
	赋予生活新的生机	30
• 人物春秋 •	斯大林主义“纯正的思想家”	54
	被遗忘的名导演	60
• 文艺长廊 •	记忆犹存 希望不灭	34
	弹唱的诗人	38
	我把作品奉献给妇女	47
	“阿萨”给人的启示	12
	改革时期的办公室的故事	93
	骏马之歌	2
	马捷纳达兰研究所	52
• 科技之窗 •	西伯利亚的加速度	70
	不明飞行物：推测与论据	98
	趣谈脚踏汽车	74
	艾滋病对策问答	104
• 人 世 间 •	女人的苦衷	108
	男人渴望成功	112
	“假如妈妈能看到这一切”	114
	“小王子”俱乐部	118
	如何对待人生	122
	浪子回头金不换	89
教育园地 •	他们和我们	125
• 体育巡礼 •	体育运动溯源	130
	中国武术在苏联	135
• 书 摘 •	永别了，爱情！	139
• 真人真事 •	领袖怀中的小女孩	146
	无百万巨款的百万富翁	150
	退休的部长	154
	西伯利亚的金婚夫妇	158
• 生活情趣 •	新颖而价廉的时装	85
• 漫画与幽默 •	芜菁	81

骏马之歌



弗拉基米尔·多布金

你们住在城里的人，最近有谁看见过真正的马吗？是在哪儿看见的？我说的不是表演杂技的，而是天天干活的马，比如说用来拉车运东西载人的役马，或者是骑手的坐骑。

我前不久看见过，而且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莫斯科市中心。一辆轻便敞篷马车正沿着古老

的环行林荫道行驶，赶车人手握缰绳头戴大礼帽，坐在他后面的是祖孙俩。我简直不知看什么是好，是看那匹马，还是看这位老太太的小孙子。马儿伸着弯弯的美丽脖子，神气十足，得意洋洋，好象在对那个星期天傍晚寥寥无几的行人说：“怎么，难道我没给你们的城市增添光彩吗？难道我会妨碍你们的汽车

行驶吗？要知道，象我这样一匹马，拉这些东西一点不费劲，再多一点也不在话下！”而老太太的小孙子那高兴得炯炯放光的眼睛似乎在说：“您瞧，这不是汽车，这是马！”我和孩子似乎有同感，这里看热闹的人太少了。

古时候，人们凭自己的想象创造了半人半马的形象，他们将人的脑袋安在马的躯干上，好象以此来表示马同人的密切关系。而现在，难道我们还不应该把马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使它同人更亲近吗？

有些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已经用不着了。当然，马同狗不一样。谁都不会仅仅为了观赏而养马。然而，在科技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在交通运输问题解决得甚至可以说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难道说马没有活可干吗？

我同摄影师阿列克谢·什托尔赫的谈话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我们谈了马，谈了摄影，谈了人同马这种动物的关系，还谈了在争取改善马的境遇时受益多的是人还是马。

我最初认识什托尔赫是在15年前，不是见到他本人，而只是在莫斯科市郊的一个养马场看了他的摄影展览。什托尔赫的这些生气勃勃的主人公就在附近不远，它们正在等候一位外国贵宾（并且是一位

专家）的光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白的丈夫菲利浦亲王要来参观。而挂在这儿休息室墙上的照片上的马深深地打动了我。马鬃随风起伏飘动，而马群在练马场外争先恐后的奔驰好象谱成了一曲别具一格而又丰富多彩的乐章。

阿列克谢从小喜欢马，有一回他同牧人们一块儿夜间放牧，透过晨雾他看见了一种充满生活乐趣的、雄伟博大的、神话般美妙的奇观，从此他一直害着“恋马症”。后来，他住在库班，成为一名马术运动员，尽管他在从事体育活动的那些年并没有夺得奥林匹克大赛的奖牌，但是他得到了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不单爱上了马，而且懂得了这个善于对人以德报德的奇异的动物。

正当国内养马业一落千丈的时候，什托尔赫告别了体坛。一度兴旺发达的养马场越来越不景气，那种试图对农业修修补补的权宜之计使得养马业前途暗淡，——马匹从



此不再是劳动力，而变成了吃闲饭的寄生者。马还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吗？它还能派用场吗？

感情脆弱的阿列克谢感到无法抵制这种漠然置之的风气，他无法保护自己那些孤立无援的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他正要从事印刷学院毕业，并且开始从事广告设计工作。碰巧，他的第一批工作任务中有一项就是设计拍卖马的广告。

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位职业摄影师，他想最好能找到一个本人就是运动员的摄影师。瓦季姆·吉宾雷

捷尔是我国优秀的摄影家，他不是马术运动员，而是山地滑雪运动员，然而这两种运动有共性——都要求速度、灵活和爆发力。这位摄影师拍照的时候，也让什托尔赫试拍几张玩玩。胶卷冲洗出来后，摄影师仔细地察看了底片，并感到很惊讶，竟然看不出什托尔赫拍摄的同他自己拍摄的镜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尽管什托尔赫是第一回使用照相机。

这是 25 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什托尔赫便身背照相机走遍了全





国，去寻找马匹和风景。他深信，草原没有马就没有生气，山岗没有马就显得凄凉，村庄没有马就缺乏吸引力，而风景缺少了马就显得死气沉沉。现在他体会到，他利用照相机比骑着马跨越障碍，能更多地朋友的命运和前途做事情。

即使是现在他仍然爱骑马。当他来到人地生疏的新养马场时，养马工很不以为然地注视着这位身背照相机的来客（“拍照，说不定还行，这照相机挺棒，可是你懂得马吗？它可不是汽车”）。然而什托尔赫信

心十足地跨上马背，抚摸抚摸马鬃，熟悉一下马的脾性，不慌不忙地兜了一圈。顺便说一句，这些养马专家即使没有见过什托尔赫本人，那也会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因为在许多杂志和画册（有的在国外也发行）的照片下面能经常见到他的名字，并且人们有时总要问：“老什托尔赫怎么样啦？不拍照了吗？”

看来，虽然他居住在繁华热闹的莫斯科，但是他从来没有，一辈子也没有同马群分开过。真是个幸福的人！（黄有自 译）

被遗忘的珍贵文化

地质学家亚历山大·罗季奥诺夫 著文

叶菲姆·巴耶韦尔 摄影

金秋时节，我在列宁格勒的街心花园里看到了它。椭圆形灰紫色的斑岩樽里盛满了9月的水和五彩缤纷的大叶子。不知在何时何地它的一条腿残了……我看着饱经风霜、造型优雅、经过抛光的斑岩樽，不禁想到，在阿尔泰区科雷万的生活里那时期是多么璀璨。当时，这一瑰宝正在宝石加工厂里加工，

它是由一整块大石头雕琢而成的。后来，它参加了1862年伦敦的世界博览会，在1936年以前一直装饰着俄国最好的一座宫殿——冬宫。

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宫殿和教堂准备的圆柱、落地式烛台、壁炉、斑岩樽、碧石、石英岩都是按照俄罗斯著名的建筑师卡梅龙、克瓦连吉、安德烈·沃罗尼欣、卡尔·罗





过去，科雷万曾向俄罗斯首都提供过 250 多只花瓶。而如今呢，10 年才有 1 只，而且是仿制品……

西的图案在科雷万雕刻而成的。而且当时人们公认，对科雷万的石匠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只要绘好图，发出订单，并且写上“请给石头加个面孔”就行了。这个句子精确地表达了宝石加工匠的主要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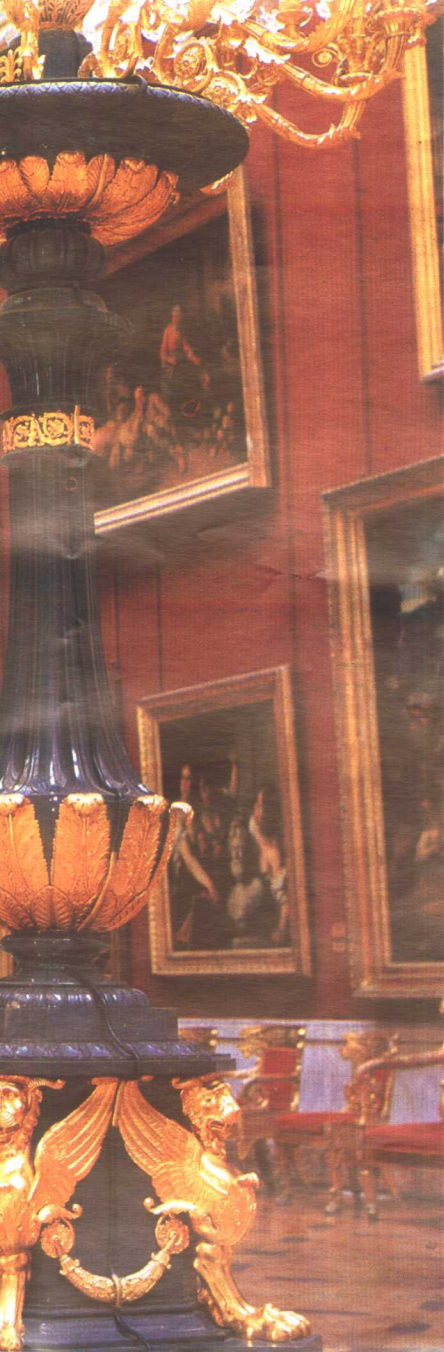
苦役般的劳动换来的奖赏是永恒的美。从 1849 年起，世界上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巨大绿纹碧玉樽——“花瓶之王”就与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大厅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我想到阿尔泰宝石加工匠的手艺时，我总是把制作“花瓶之王”的年代和它完成的年代作为计算宝石加工的时间。原来，用来制作花瓶的石头

早在 1820 年就开采出来了，而直到 1843 年花瓶才运往彼得堡。为了把樽的毛坯从采石场运到工厂，大约有 1000 人拉纤。只是说说搬运石头很困难，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应当设想一下这个被纵横交错的沟壑溪流截断的山前地区。拖架承载着上千普特重的石头，吱吱嘎嘎地响着，在地面上压出一道道印痕，每天只能走半俄里（大约 530 米）。然后是 20 多年的辛勤劳动，为把石樽运到彼得堡动用了 150 匹马，又用了 770 名装卸工人才把它安放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还有多少科雷万的石制珍品流失在人世间，没有留下一丝踪迹。那就只能从传奇中去追寻了。

……宝石加工匠雅科夫·普罗托波波夫 1807 年动身去彼得堡时，未曾料到自己不会很快回到科雷万。把石樽运到地方，装配起来，再安放好，最多有 9 个月就够了。还能有时间见识见识首都人呢。然而……两年多的时间里雅科夫悲痛欲绝的妻子给厂长写了许多呈诉状，请求从国库中拨出 10 卢布给她养家糊口，这笔钱就算是丈夫的薪水，而她的丈夫“也许不在人世了”。可是他却活得好好儿的。不过不在彼得堡，而是在巴黎装配自己的深紫色的斑岩方樽，并且等待着拿破

科雷万的落地式烛台和
花瓶装饰着埃尔米塔日博物
馆的大厅





仑，以便参加亚历山大一世为庆祝缔结蒂尔西特和约而向法国皇帝回赠礼品仪式。关于科雷万工匠和拿破仑会见的详情，有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这次旅行不仅仅对雅科夫一个人留下了回忆。他的同乡们也不断地听到：“我们巴黎如何如何！”，“我们见拿破仑时如何如何！”——于是，人们便把几乎下落不明的宝石加工匠曾经住过的小镇边沿地区称为巴黎。这个名称一直保留至今。

科雷万的宝石加工的起源应当追溯到1786年，这一罕见的工艺在阿尔泰地区已有200年的历史了。在节日里我来到了科雷万。同老住户们一起回忆了它的荣誉及工厂参加伦敦、巴黎、哥伦比亚和维也纳博览会的情景。大家还想起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对送往下诺夫哥罗德参展的阿尔泰地区石制品热情洋溢的评语。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如今的科雷万怎样了呢？

我记得，一个本地负责建筑的人抱怨自己的命运：“我陷在这个窟窿里啦，被赶到科雷万来了！”当时，为了不再听他那忧郁的唠叨，我决定去瞧一瞧这个“窟窿”，稍稍客观一些了解一下科雷万的真实情况。我登上岗楼（这是对一座小山丘的称呼）。山丘下曾经是宝石加工匠们居住过的小镇，在这地方眺望四周是再好不过了。希望把小镇、堤坎、池塘和工厂同时摄入画面的摄影师

从这座山丘上把整个科雷万置入镜头。隐隐约约的声音随着傍晚习习微风从工厂传到山丘，消失在古老的松林和桦林之中。这声音并没有妨碍我，我久久地望着小镇，望着被暮霭笼罩着的针叶林，它一直延伸到被落日余辉映红了的、被称为“迷人崖”的花岗岩峭壁，延伸到峭壁下的小溪，延伸到通往林中湖畔的、长满了野草的小路。

今天，当一座座阿尔泰城在河岸上巍然耸立的时候，位于别拉亚河涓涓细流之上的科雷万犹如荒凉的穷乡僻壤。而当年，科雷万的宝石加工业正在兴起的时候，它难道是这样的吗？

从这里没有改变的事物中，也许堤坎最能说明选择这个地方建厂是十分恰当的。这条堤坎已伫立200多年了。它的一端接着山丘的花岗岩壁，另一端连着别拉亚河左岸被河水冲浸而塌陷了的土地。200多年来，堤坎上流下的水从工厂的白色围墙边哗哗流过，使世界上第一个石料加工机械厂复杂的机械得以运转。直到今天，19世纪初由制石业副工长、机械方面的能工巧匠菲利普·斯特里日科夫制作的机床仍在工作。

在距离工厂70公里处的一个陡峭的峡谷中(牵引车过不去，直升飞机降落不下)保存着许多由今天的工匠的祖先们开采的整块石料。



科雷万湖从前曾经是
倍受工厂工人青睐的休息
场所

然而……科雷万的命运就是这样：到了本世纪50年代它丢掉了昔日的技能。已经没有一个国立艺术博物馆还指望从科雷万得到制成品。工厂早就在为化学家制造磨石、花岗岩制的轧辊、装璜或装饰用的石板，而工厂的艺术家们则在制造烟灰缸和领扣。硬质合金锯和金刚石锯在加工珠宝时能把上好的整块石料锯成许多细小的镜嵌料。罕见的大件成品的订单一般来说是很少的。这些制品如今依旧在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在日本、中国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公开展出的少量制品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声望。如果不能当面看货，那么就无法找到订货人。要知道，从有宝石加工业起，阿尔泰地区源源不断的石头样品便不断引来了来自彼得堡的草图与设

计。人们在酝酿某个花瓶的时候，眼前便会浮现出石料的样品及其尺寸。

举一个不久前的例子。新西伯利亚地铁车站的设计师们曾经为怎样使之造型更富有西伯利亚的特色而伤脑筋。科雷万人知道了邻居的困境，给他们运去了工厂工匠制作的佛罗伦萨式马赛克的大幅壁画。西伯利亚人一看见阿尔泰石头丰富多彩的表现力（顺便说一下，还有能工巧匠的鉴赏力），就采纳了工厂的建议。但这样大规模的订货——170平方米的马赛克目前还是独一份。

科雷万可以为阿尔泰地区的各个城市缝制一件件五颜六色的石

衣，并且用来点缀它们的公园。生产大的作品和马赛克对工厂来说是最有前途的。建筑师本来是有文章可做的。但是，他们多半不清楚阿尔泰山脉中蕴藏着什么。所以，科雷万需要地质学家的帮助，以确定原料的蕴藏量。科雷万现存的问题不胜枚举。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科雷万传统产品的样式是18和19世纪确定的。为使新的作品与现代环境相协调，需要艺术家、工业品设计师及建筑师们付出特别的努力。这一目标是值得付出努力的——要知道，这涉及到艺术工艺的历史中心的命运。

（赵晶旻 译）

科尔贡斯基峡谷蕴藏着丰富的
碧岩和斑岩



“阿萨” 给人的启示

塔季扬娜·阿卜久哈诺娃 著文

谢尔盖·利多夫

亚历山大·乌萨诺夫 摄影

假如问起莫斯科的年轻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什么事件留下的印象最深，一定会有许多人在诸多事件中提起灯泡厂文化宫里举行的“阿萨”艺术—摇滚乐展映式。

趁着等候摄影记者的空儿，顺便说一句，您在这几页上看到的照片就是他们拍的，——我同两个



“ASSA”

已经不算年青的妇女，莫斯科灯泡厂所属文化宫的检票员，聊了起来。她们不大客气地开始了我们的谈话：“看上去倒象是个体面姑娘（这是指我——作者），可您上这儿来干嘛？”“怎么？你们不喜欢这里的一切吗？”——我问了一句。于是，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发起了牢骚：“有什么可喜欢的？这不是时装，是一出丑剧！还有那些画儿，简直吓死人！至于那些所谓的音乐家，就更甭提

了……来这儿的听众也真怪。这会儿还安安静静的，可再过半小时，一场真正的大战就开始啦。我们觉得就象在火线上似的。”

后几句说得真对，我很快便亲眼见到了。在“阿萨”艺术—摇滚乐展映式在莫斯科市灯泡厂文化宫里

看来，这一对年轻人很喜欢莫斯科灯泡厂文化宫休息厅内的先锋派艺术展览。



举行的一个月中，每天都有来自城市四面八方的青年人汇集到这里。800名搞到了票的幸运儿（人再多，文化宫礼堂就装不下了）要进文化宫必须突破厚厚的人墙。这些人胸前挂着牌子：“请可怜可怜不幸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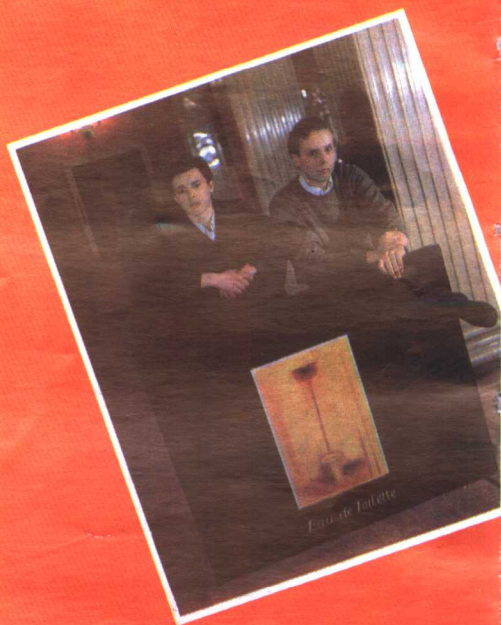
——卖给我一张富余票吧！”感到购票无望的人，有的没有票也想往里混，有的（唉，真有这样的事）甚至拿着自己画的票往里闯——应该说，画得还真有些才气……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某种不同凡响的事（起码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导演的电影“阿萨”首映式加上名符其实的青年展览会：先锋派绘画与时装、各个著名摇滚乐团的音乐会。这一切都在晚上或夜间进行。对于一个在23点过后咖啡馆、酒吧和迪斯科舞厅都已关门，灯光广告与居民住宅窗上的灯光大部分熄灭的城市来说，夜间演出真如梦幻一般。

就是说，如果你在摇滚音乐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到这里，可以先看到先锋派时装表演。几个年轻服装艺术模特展示自己收集的时装。我也许是特别幸运的一个，因为那一天我正好赶上“最先锋”的先锋表演，伊莉娜·布尔米斯特罗娃展示了自己的时装，她的职业本来是翻译。

当然，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两位检票员的话无非是一般的老年人的唠叨，但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我认为这些时装与其说是一出丑剧，不如说是一种逗

趣的花样翻新。“您不想试试这件聚乙烯和橡胶制成的连衣裙吗？不想试试那件用海绵材料和软管缝制的太阳裙或者粗帆布上衣吗？这很漂亮，难道不是吗？”——伊莉娜注视了我一下说，而我，说实话，一下



子竟弄不明白，她这是当真还是在捉弄我

我可以想象，读者中有许多人会对这一切表示愤怒。我也差一点自己同自己争论起来：人们奔波于各个商店都是为了买一件漂亮的、时髦的衣服，漂亮的衣服还不够呢，

*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生于1944年）曾导演过几部有关青年问题的影片。